

壹、前言

韓國友人高麗大學金忠烈教授惠函，並寄贈韓國李朝大儒曹南冥氏之文集，以及「南冥學研究院」出版之《南冥學研究論叢》第一輯，囑我為南冥學寫一文，題目預定為「南冥之性理學說及其精神特徵」。友朋有命，義難推辭。今按南冥文集，卷一卷二為詩、文、書信，卷三卷四為學記類編上下，卷五為附錄，含行狀、碑銘等。另有別集九卷，為年譜、言行總錄、師友錄等。至於續集一卷，則為拾遺補錄。

曹南冥（西元1501～1572）與李退溪（西元1501～1570）同年生而後卒十四個月。退溪為韓國性理學之正宗，南冥則並未以性理學光顯於世。如欲講論南冥之性理學，自當求之於學記類編。唯筆者對韓儒之人之書及其學派學風，並不熟稔，故本文之作，恐難有殊見卓識；但求說必有據，言必當理，論述必徵之文獻，評析必依乎義理。至於才品之識鑒，則宜求之於性情之際耳。

貳、南冥的性理學說

一、南冥〈學記類編〉的性質

據鄭蘊所作〈學記跋〉云：

學記者，南冥先生之所纂述也。先生稟得壁立之氣，濟以高明之見，早炳危機於數十年之前，嘉遯山中不見是而無悶。專精敬義之學，已至聖賢之域，而猶不自滿足，乃於讀書之暇，鈔錄前言往行之切於己者，編為是書，以為修省之地。程夫子所謂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者，非耶。（註一）

但〈學記〉並非南冥親手編纂成書。南冥之子曾對鄭蘊有所說明，其言曰：「此記之編，非先考自編，只於讀書時隨記隨筭，以自觀省。其編之成，出於後生之手，階梯次序，未必皆中於理。願以此意追補，幸甚。」鄭蘊接下去說：「

蘊亦嘗私有聞焉，先生一生，常以求知（於人）爲恥，有言曰：程朱以後，不必著書。深以後學著書立言爲病焉。則學記之編，非欲以垂後也，乃信筆記錄之語也。以類編次者，乃後人尊尙之意。」（註二）如此看來，似乎〈學記〉不過是隨筆筭記之類，不足以顯示南冥學的綱脈。但仔細觀閱，似又不然。

第一、〈學記〉之類目，完全依循朱子所編之《近思錄》。

《近思錄》十四卷之標目如下：「道體、爲學、致知、存養、克治、家道、出處、治體、治法、政事、教學、警戒、辨異端、觀聖賢。」

南冥〈學記〉亦分十四目：「論道之統體、爲學之要、致知、存養省察、力行、齊家、出處、治道、治法、臨政處事、教人、戒謹、辨異端、聖賢相傳。」

二者相較，文字雖略有更動，而意指則完全相同。可見南冥傳習儒聖之學，乃嚴格依循朱子〈近思錄〉的學術綱格，他實是有意識的選鈔，而並非「信筆記錄之語」。故凡摘錄經書或先哲之言，皆依類排比，注明出處。而後人編輯成書時，亦仍然遵依南冥之遺意。

第二、南冥纂述〈學記〉之時，凡切關義理者，皆以圖示意，以文述義，意甚鄭重，並非隨意而爲之。所以鄭蘊跋語中亦說學記「首論道之統體，次及爲學論心之要，而皆爲圖以明之。入道之階梯，治心之規範，瞭然心目，如指諸掌。此皆先生所躬行心得之實，而非空言也。」（註三）

據此兩點，可知〈學記〉上下，雖非體系謹嚴之作，但亦不宜視爲「信筆記錄之語」。而南冥性理學的基本資料，實不能不取資於此也。

二、〈學記〉諸圖顯示的義理規路

南冥聖學諸圖，見於〈學記〉上篇者二十二圖，見於下篇者僅二圖。二十四圖之名目如下：

甲、論道之統體者——共十五圖

1. 龍馬圖（河圖）
2. 洛書（圖）
3. 孤虛旺相（圖）
4. 伏羲八卦次序、文王八卦次序（圖）
5. 太極、八卦（圖）

6. 三才一太極圖
7. 太極圖與通書表裡圖
8. 理氣（圖）
9. 天理氣（圖）
10. 人理氣（圖）
11. 忠恕一貫（圖）
12. 天道（圖）
13. 天命（圖）
14. 仁說圖
15. 心統性情（圖）

乙、論爲學之要者——共九圖

16. 小學、大學（圖）
17. 敬（圖）
18. 誠（圖）
19. 人心、道心（圖）
20. 博約（圖）
21. 知言、養氣（圖）
22. 易書學庸語孟一道（圖）
23. 心爲嚴師（圖）
24. 幾（圖）

在這二十四圖之中，前五圖中之1、2、4、5四圖，皆見於朱子《周易本義》開端之圖錄。第7與第19圖，乃宋元之際一位隱儒程復心（號林隱）所作。第14圖爲朱子所作。其餘還有十七個圖，則皆南冥親自製作。韓國學者裴宗鎬教授曾就此二十四圖加以整理歸併，定爲「南冥聖學十圖」（註四）。而於十圖之名目亦稍有斟酌改訂，茲錄如下：

- (一) 三才一太極圖（原第6圖。按、三才一太極，乃朱子之語。）
- (二) 誠爲太極圖（原第7「太極圖與通書表裡圖」。原作者程林隱。）
- (三) 天人一理圖（原12、13「天道」「天命」二圖併合。）
- (四) 心統性情圖（原第15圖。又，程林隱、李退溪皆曾製作心統性情圖。）

- (五)忠恕圖（原第11「忠恕一貫圖」。）
- (六)敬誠圖（原17、18「敬」「誠」二圖併合。）
- (七)審幾圖（原第24「幾圖」）
- (八)爲學次序圖（原第16「小學大學圖」。）
- (九)博約圖（原第20圖）
- (十)易書學庸語孟一道圖（原第22圖）

裴教授認爲此十圖最爲重要。而其暫略而未加論述者，一是前五圖，二是原第8、9、10論理氣之三圖，三是原第14朱子之仁說圖，四是原第19程林隱之人心道心圖（退溪名之爲心學圖，列爲其聖學十圖之第八圖），五是原21、23知言養氣圖與心爲嚴師圖。裴教授對各圖之解說，可以參閱南冥學研究論叢第一輯「南冥聖學圖」一文（註五）。而筆者所欲討論的，則是南冥聖學圖所顯示的義理性格。

李退溪六十八歲所獻的「聖學十圖」（註六），是他一生學術的綜括。前五圖（太極圖、西銘圖、小學圖、大學圖、白鹿洞規圖），是「本於天道，而功在明人倫，懋德業」。後五圖（心統性情圖、仁說圖、心學圖、敬齋箴圖、夙興夜寐箴圖），是「原於心性，而要在勉日用，崇敬畏」。退溪這十個圖，涵蓋天道人倫，心性日用，屬於謹嚴的製作。而南冥的聖學圖，則是在讀書修學時的筆錄，雖然亦是本乎聖學之旨與義理之序，卻是陸陸續續做成，並非專心立意而撰作，所以較爲鬆散而不似退溪諸圖之整飭。

大較而言，退溪十圖謹守朱子學之立場；而南冥諸圖則在器局上顯得較爲疏暢開闊。例如：

- 第一、退溪十圖，自太極圖開始；而南冥則溯其源於遠古之河圖、洛書。
- 第二、退溪選取程林隱之「西銘、心統性情、心學」三圖，而南冥則只取其中「心學」一圖，而另選取程氏之「太極圖與通書表裡圖」。

附識：周濂溪自作太極圖，而程林隱氏卻能進而看出太極圖之義理與通書互爲表裡，實爲明見（註七）。在南冥聖學諸圖中，並未直接選取周子之太極圖，而改取程林隱之太極圖與通書表裡圖，又據朱子「三才一太極」之言而作圖以申己意。於此，亦可看出他的獨立精神。

- 第三、忠恕一貫，是孔門基本義理，南冥特爲製一圖，亦是識見平正，胸襟開擴之一例。

（附按：據漢城亞細亞文化社影印之南冥集，八十二頁下欄未行之文句，不能與八十三頁上欄首行之文句相銜接，而應與八十八頁上欄首行相銜接。八十七頁末行之文句，則應與八十三頁上欄首行相銜接。總之，自八十三至八十八頁，頁碼有錯亂，希望亞細亞文化社依據善本再仔細加以校對，俾能復其本來面目，以利便學者。

第四、博文約禮，是孔子教顏子為學之常理常則，南冥依據顏子之功夫與造詣而製成博約圖，實能表彰聖門修學成德之深意。

第五、南冥判定「易、書、學、庸、語、孟」同一道，而製為一圖，亦顯示他的器識宏達，而能疏通知遠。

據此五端，大致可以看出南冥似乎不想以性理學拘限自己，也許他做「性理學家」的意願並不很強，他只是要做成一個儒者。然而，韓國朝鮮朝的儒學，實以性理學（尤其是朱子學）為中心。因此，對於南冥聖學諸圖的義旨，仍然要從性理學的立場作進一步之討論。

三、從性理學的立場看諸圖之義旨

性理學是天道性命之學，其大端可綜為本體與工夫兩大項。本體，有從超越面而說的道體，有從內在面而說的性體、心體、仁體。而基於「天道性命相貫通」的中心義旨，超越面與內在面實又通而為一，不容截然分隔。故「道體、性體、心體、仁體」諸詞語，雖各有其義理之分際；通合而言之，則又皆一本而貫通。

茲從性理學的立場，對南冥聖學諸圖的義旨，作一義理之檢證。（按、亞細亞文化社影印之《南冥集》諸圖，多不明晰，若再據以影印，將更為模糊。本節論諸圖之義理而又略其圖式，情非得已，請讀者鑒諒。）

甲、論道之統體者

就學記類編看，前十五圖皆屬「論道之統體」者。如此而說的「道」，當然不只是超越義的「道體」，由超越而內在的「性體、心體、仁體」，亦概括在內。所以上從河圖、洛書、太極、八卦、三才、理、氣，以至於仁、忠恕、心性情等等，南冥皆統括而論之。其中前五圖是承繼經義，兼述生、克、消、長、位序

、時宜之意，此皆經典通義，可勿論。

第6圖「三才一太極」乃朱子之語，意謂「太極」通貫「天地人」三才，乃道之統體。南冥未直接取用周子之《太極圖》，而別出心裁，依據周子之《太極圖說》，並參取張橫渠、二程子、朱子，以及朱子門人後學所說之意，製成此「三才一太極」之圖，比之周子的太極圖的確已較詳密。至於第7圖「太極圖與通書表裡圖」，乃程林隱所製，南冥選取之，表示他亦認為周子《太極圖說》與《通書》互為表裡，而且特別引錄《通書》前二章誠上、誠下以及第三第四章之文句，以印證二者義理之相通。此二圖皆就太極而說道體，而且是順朱子論太極之意而作成，而南冥自己卻未另作義理之申說。因此，「圖不盡意」（朱子作周子像贊之句）的限制，仍然是一個遺憾。

第8、9、10三圖，基本上是承述朱子理氣論之義旨，其圖式之安排配當，頗見匠心。第8圖通論理氣，第9、10二圖，分別從「天」與「人」論理氣，其中頗有南冥自得之意。第9「天理氣」之圖，以天統理氣，理有生殺消長，顯為元亨利貞，配以仁義禮智，分屬春夏秋冬，稱為「四德本於一元」。氣顯為日月，日為陽之精，月為陰之精，配以春夏秋冬，分屬木火金水，稱為「四時本於一氣」。此「天理氣」之圖，實本於「理氣不離不雜」之義而構成。而第10「人理氣」一圖，則闡明性氣之關係。圖之右列，就理而言。理有仁義，顯為五常之性，再配合乾健坤順之性德，與人體之內臟器官，及其外顯之視聽言貌思，再與五行〔水火木金土〕串連相配。圖之左列，就氣而言。氣有魂魄，顯為神鬼，屬於陰陽，再與人體生理結構以及外界「風、熱、濕、燥、寒」與水火木金土，形成一整體之配屬，以說明體用相生相克之義旨。此三圖，皆本於朱子之理氣思想以表述其自得之意。

第11圖「忠恕一貫」，乃南冥自製。圖分三層次，上層就天地言忠恕，天地無心以成化，至誠無息是其忠，道之體也；各正性命是其恕，道之用也。中層就聖人言忠恕，聖人有心而無為，渾然一理是其忠，泛應曲當是其恕，忠恕一以貫之，天道人道亦通而為一。下層就學者言忠恕，學者著心以顯道，盡己之心是其忠，推己及物是其恕。忠恕違道不遠，所謂下學而上達者也。第12、13天道、天命二圖，亦南冥自製。「天道圖」以元亨利貞言天之性，以生長收藏言天之情，性情兩行相配合便見天之心。「天命圖」以仁義禮智言人之性，以惻隱、羞惡、

辭遜、是非言人之情，性情兩行相配合便是人之心。此二圖大體亦順朱子理路而說，但南冥論「性、情、心」三者，似是通合聯貫而言之，並未順朱子之理路而突顯「心性情三分」之思想格局。

第14「仁說圖」，乃朱子所作，退溪南冥皆加以選取。第15圖「心統性情」，乃南冥所自製。退溪之「心統性情圖」分爲上中下，上圖選取程林隱所作者，中下兩圖則退溪所自作。而南冥卻不選取程林隱之圖而自作之，頗顯特色。南冥之圖作於何年，不可知。他對退溪六十八歲所成之圖，恐亦未嘗見聞。今看南冥此圖，中間舉示「未發爲性，已發爲情」，再配二句云：「心向裡面推入性，心從外面推出情」，意謂心通內外，統攝性情。圖右邊言「性」，性從理言爲本然之性，仁義禮智之理，皆天理，無不善；從氣言爲氣質之性，純清者爲上、雜清濁者爲中、濁者爲下。圖左邊言「情」，情從理發，爲四端，四端乃正情，亦無不善；情從氣發，爲七情（喜怒哀樂愛惡欲），其能中節者爲善，其不中節者爲惡。圖之下端，舉示「性」是心之所具之理，「情」是性之用，發無不善（意謂情依性理而發，則亦無有不善）。而「心統性情」一語，南冥以爲乃顛撲不破的「極好」之言。

乙、論爲學之要者

自第16圖以下，皆論「爲學之要」。第16圖論「小學大學」。南冥本於朱子之意，以爲小學以「收放心」爲主，自洒掃應對進退，到禮樂射御書數，皆小學之事。雖知之淺而行之小，但養其德性，正是涵養本源之工夫。而大學則以「察義理」爲主，自窮理正心，而修己治人，皆大學之事。其知之深而行之大，故須措之事業，使進德修業竟其全功。圖之下段，又關連「大學、中庸」以爲言，《大學》「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之三綱，與「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八目，皆統歸於「敬」。由「敬」通貫「知行」而歸於「誠」。於是，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修道之「教」以及「智仁勇」三達德，與君子之道的「費」（用廣）與「微」（體微），皆只是天道（誠）與人道（誠之）之發用流行。自小學至大學，正概括了聖人之道的終始全程。南冥此圖，本於朱子之說而統合於大學中庸。退溪則將小學與大學分爲二圖，小學圖依朱子「小學題辭」而作成，大學圖則依大學經文而作成（韓儒權陽村製圖，退溪選取之。）

第17「敬圖」。此圖多取程門師弟之言。如主一之敬，無適之一，整齊嚴肅，其心收斂，凡此，皆屬居敬工夫。唯南冥又引謝上蔡「常惺惺法」配入此圖，此點大堪注意。「常惺惺」本是禪家語，上蔡引歸儒家以言仁與本心之明覺不昧。朱子最不喜這一類的話，而南冥不存成見，引入此圖，可見其心懷坦蕩，無有滯執。第18「誠圖」，此圖甚為詳盡，而《大學》《中庸》、《易傳》與程朱之語，皆採取入圖。而圖之正中，又將「太極」、「性理」、「動靜」、「無為」，皆綜於「誠」。如此講誠，實顯示一疏朗通暢之意味，使上下、內外、動靜、有無，以及「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通合融貫而為一。

第19圖「人心、道心」，乃程林隱所製，南冥、退溪皆選取之。第20圖「博約」，則南冥本於論語大意而作成。以為博文即所謂致知，乃明善之致精工夫；約禮則所以力行，乃誠身固執之致一工夫。圖之中段與下段，則多據顏子而說。顏子曰：「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博約之後，又秉持「克己復禮」之旨，踐行「四勿」工夫，「無伐善、無施勞」，「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而且「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於仁，處約不改其樂」，「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據此等等，可知顏子確是孔門第一高弟，而且是聖人的「具體而微」。南冥順此而製為「博約」之圖，以重現洙泗氣象，實有深意。接下來是第21圖「知言、養氣」。此圖雖簡略而未能周備，但從「無疑懼」而突顯「道明」、「德立」二目，則南冥眷眷於「以道義為主」的至大至剛之「浩然之氣」，亦可見矣。

第22圖「易書學庸語孟一道」。南冥之意，蓋謂聖人之學，本末一貫，內外交修，故將《易傳》之「終日乾乾」「進德修業」「閑邪存誠」，《尚書》之「惟精惟一」，《大學》之「格致誠正」，《中庸》之「慎獨」與「明善誠身」，《論語》之「克己復禮」與「四勿」，孟子之「盡心」與「立命」，融通統合，視為「一道」。再配以精察知幾與惺惺主敬，以期思息相顧，內外交修。此圖乃《學記類編》上卷最後一圖，想來不無「綜結」之意。於此可以看出他疏通知遠之思理，與明通宏達之器識。

第二十三、二十四兩圖，見於學記下卷。其中23「心為嚴師」之圖，意在揭示聖學工夫之中心義旨。筆者覺得，就圖的形式架構來看，此圖實太簡略；但從此圖四句教言來看，則頗顯特色。

1. 「心爲嚴師」，此在儒家，不過是一平常普通的語句，但南冥特爲作一圖，則其意必甚鄭重。
2. 「慎獨」在工夫路數上屬逆覺體證，不同於朱子即物窮理的順取之路。南冥標舉「慎獨」，宜有深意。
3. 「敬義」，自是南冥學之中心綱領。金忠烈教授曾特就「敬義」之旨，以申論南冥學之要諦。(註八)
4. 「常惺惺」，本禪家語，謝上蔡常借之以言儒家之仁心、本心。朱子甚不喜此語，而南冥常引述「常惺惺」以言「敬」，實顯特識。

總合四句，以顯示「心」爲「嚴師」。此乃以「心」爲中心以論聖學工夫。既然以心爲中心，則「敬」亦從「心」之「常惺惺」而說。這正是南冥性情疏通、不拘不蔽之證。

第24「幾」圖，此圖從「誠意、謹獨」以言「省察、克己」工夫。幾，是念慮初動之時，亦即「天理」與「人欲」判分的臨界點。在此關頭，最需意識，不可有一絲一毫自欺。又因意念之動，乃「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者，故必須「謹獨、慎微」。孟子嘗稱曾子「守約」(註九)。《大學》誠意章緊接「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之後，又引曾子「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之言(註十)。可見「誠意」「慎獨」，其義一也。而「守約」意即「守其要」。何謂「要」？當然是義理之要。而義理之要，正在「念慮初動」、「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幾」上。審其幾，則理欲、是非、善惡之判，朗然而現；而義理之「要」，正在於是矣。故曾子「守約」，衍爲大學中庸之「誠意」「慎獨」，確爲聖學血脈之所在，亦是工夫著力之地頭。南冥以此爲諸圖之收結，而自此以下，〈學記〉之條目即爲「力行」、「齊家」、「出處」、「治道」、「治法」…正謂一切力行實踐之事，皆當始於知幾以謹其獨也。

四、南冥儒學造詣的兩個面向

據上文三節之疏解，大致可以看出南冥之學的兩個面向：

1. 服膺朱子，又不以朱子學自限。
2. 信守儒道，而又逸出儒門之外。

如所周知，韓國李朝之儒學，實以朱子學爲中心。因爲朱子遍注群經：易有

周易本義，詩有詩經集傳，儀禮有經傳通解，尚書則囑其門人蔡九峰撰為集傳，於春秋雖謙抑不敢措辭，亦撰通鑑綱目以發其意。至於論語、孟子之集註，大學、中庸之章句，其影響尤其鉅大而深遠。宋季元明以來，士人所誦習的「四書、五經」，皆為朱子學的義理所籠罩。故就「廣義的經學」而言，朱子所造成的影響，實比鄭康成更為深遠而廣大。同時，朱子不但遍註群經，又編輯北宋諸儒的文獻，如編近思錄，二程遺書。而且還為周子通書、太極圖說，張子西銘作解義，又持續而廣泛地講論各家之學（參見朱子語類一百四十卷）。此外，朱子又撰「小學」，修「家禮」、「鄉禮」、「學禮」、「邦國禮」、「王朝禮」，編「名臣言行錄」，並為屈原等人的「楚辭」作集註，據此簡要之敘述，可以看出儒家之經典，與一般文教學術、政事禮俗，幾乎都和朱子有了關涉。所以宋元以來的文化學術，無論是「縱的傳承」或「橫的傳播」，朱子都居於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對韓國、日本的影響之大，在宋明儒者之中沒有第二個人可以相比。（陽明學在日本雖亦盛行，但亦不過與朱子學平分秋色而已）。

南冥的時代，朱子學傳入韓國已二百年，經過了鄭道傳、權陽村之「義理初發」，與金宗直、金宏弼、鄭汝昌、趙光祖三代相承之「經世致用」，以及徐花潭、李晦齋、李退溪、李栗谷之「契入性理」，朱子學已在韓國開花結果，而且已成為李朝政教治國的最高理念。所以南冥之儒學，亦是以朱子學為綱。但他並不墨守朱子之成規成矩，有如：

(1)朱子之學以居敬窮理為主綱，而南冥之學則以敬義為主綱。據其門人金東岡所撰「行狀」云，南冥之山天齋有板窗，「左書敬字，右書義字」。其敬字邊旁，細書古人論敬要語，常目擊而心念之。至於疾革之日，猶誦其語不絕口。寢疾逾月，精爽不亂。其與學者語，猶以行己大方，出處大命，諄諄不倦。」(註十一)又另一弟子鄭仁弘所撰行狀，亦言及南冥特提「敬義」字大書窗壁間，嘗曰：「吾家有此二字，如天之有日月，洞萬古而不易。聖賢千言萬語，要其歸，都不出二字外也。」(註十二)據此二處記述，可知南冥之為學工夫，並不逕取朱子居敬窮理之路，而是以易坤文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言，作為聖學工夫之綱宗。「居敬窮理」是朱子性理學之綱領，而「敬義」之旨，則是儒家之通義。筆者所謂「南冥服膺朱子，而又不以朱子學自限」，此其一也。

(2)南冥三十歲時，得李原吉贈與《心經》一書，其「書李原吉所贈心經後」

云：「予初得之，悚然惕然，如負丘山，常自警云：『庸信庸謹，閑邪存誠，岳立淵沖，燁燁春榮。』雖寫揭壁中，而心楚越者多矣。心喪而肉行，非禽獸而何？然則，非負李君，即負是書；非負是書，即負吾心。哀莫大於心死，求不死之藥，唯食爲急，是書者，其唯不死之藥乎！必食而知其味，好而知其樂，可久可安，朝夕日用而不能自己也。努力無怠，希顏在是。」(註十三)這一段話最能看出南冥緊切的工夫實踐。但工夫進路，卻不從格物窮理入手，而是從「朝夕日用而不能已」的「吾心」入手。如此言「心」，實近於孔孟從「不安、不忍」「憤悱不容已」言心之古意，而不同於朱子以「氣之精爽」、「氣之靈處」言心之新義。筆者所謂「南冥服膺朱子，而又不以朱子學自限」，此其二也。

至於說「南冥信守儒道，而又逸出儒門之外」，亦可以從下列二點說明看出來。

(一)二十五歲，「讀性理大全，至魯齋許氏（元儒許衡）語有云：『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出則有爲，處則有守，丈夫當如此。』先生於是惕然警發，惘然自失，始悟從前所趣之非，而古人所謂爲己之學者，蓋如此也。……自是篤志實學，堅若刻厲，終日靜坐，夜以達朝者累年。既已博求經傳，旁通百家，然後斂繁就簡，反躬造約，而自成一家之學。」(註十四)引文中所謂「始悟從前所趣之非」，是指他自己早歲「自雄其才，謂科第可俯取」之類的狂傲性向。到此時，南冥已決心歸宗儒聖之道矣。

(二)但南冥畢竟是一才氣豪邁之人，行狀說他「頗喜參同契，以爲極有好處，有補於爲學。又嘗言釋氏上達處，與吾儒一般。至於陰陽、地理、醫藥、道流之言，無不涉其梗概，以及弓馬行陣之法，國防鎮戍之處，靡不留意究知。蓋其才高志强，而無所不學也。」(註十五)據此，又可知南冥爲學，不欲拘拘自限。

總之，南冥服膺朱子，而又不以朱子學自限，所以他與一般的性理學家，的確有精神氣脈上的相異之處（詳見下文論南冥之精神特徵）。當然，南冥終竟是一位儒學者，不過，他尚踐履而不尚講論，其元氣淋漓處，實與先秦原始儒家較爲相近。

參、南冥的精神特徵

表述南冥的精神特徵，是要從「論學」轉到「論行」。

人之「行」，一方面是關乎先天的性行與氣稟，一方面也涉及他後天的學養與修爲。茲分三節，加以評讚。

一、高邁英發，氣豪心靜

南冥「早歲豪勇不羈，稍長，喜爲文，務求奇古。」(註十六)可見他是天生有才情、有豪氣的人。故行狀有云：

先生才氣甚高，豪邁絕人。議論英發，儀容峻厲，英毅之氣，達於面。每對其儀型，接其言論，則放逸之心，偷懦之氣，不敢萌於中矣。(註十七)

這一小段文字，正說明了南冥的高邁英發。他的生命很奇特，有透骨的風力，有剛毅的氣勢；所以既能警惕人之放逸，又能振拔人之偷懦。這是他精神特徵最本質的一點。

但如果只有外發的嚴毅，而缺乏內斂的涵養，便只是先天的資質，雖佳美而未必可貴。而南冥的嚴毅剛厲，實補之以學養；故能內外交修，表裡一致。成大谷有一段文字，論述南冥的爲學工夫。其言曰：

(南冥)見魯齋語，惕然覺悟，發憤勵志，講誦六經四書及周程張朱遺籍。既竭日力，又繼之以夜。苦力弊精，研窮探索。以爲學莫要於持敬，故用工於主一，惺惺不昧，收斂身心。以爲學莫善於寡欲，故致力於克己，滌淨渣滓，涵養天理。戒懼乎不睹不聞，省察乎隱微幽獨。知之已精而益求其精，行之已力而益致其力。以反躬體驗、腳踏實地爲務。(註十八)

這裡有幾句話，應特別加以注重。

一是「學莫要於持敬」，其目的在收斂身心，故做主一工夫，以保持醒覺不昧。

二是「學莫善於寡欲」，其目的在涵養天理，故做克己工夫，以滌淨心中渣滓。

前句是朱子「居敬、主一」的家風，後句則是孟子「養心莫善於寡欲」(註十九)

的教言。接下來又說：

戒懼乎不睹不聞
省察乎隱微幽獨

前句本於中庸「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後句本於中庸「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慎其獨也。」(註二〇)在不睹不聞之時做戒慎恐懼的工夫，在隱微幽獨之際做省察工夫；本質上二者都是依於強烈的道德意識，而進行的靜斂慎獨的工夫。可見南冥雖然「氣」甚「豪」，而「心」則欲其「靜」而不蕩不肆，此便是後天的「學」與「養」。

據此可知，南冥非但「天資英達，器宇高嶷」，而在他「端嚴直方，剛毅精敏」的生命之中，同時也有果敢確實的「操履」工夫，又有言動必循的「繩墨」規矩。所以他能「目無淫視，耳無側聽」，而「莊敬之心存乎其中」，「惰慢之容不形於外」。(註二一)

許穆所作神道碑銘序，嘗言南冥刻意奮厲，勇往直前，而自成一家之學。並以四句話綜述南冥學的宗趣：

以太一為宗，以和恆直方為冠，
以克治為先，以沖漠為本。

如果這的確是相應而中肯的稱述，則南冥在道德性的克治工夫之外，似乎也有一種藝術性的欣趣。在他的生命裡，道德感與美感是互為融通的。

另外，南冥門人吳德溪的祭文(註二二)，也有幾組辭茂意美的文字：

- (1)剛方嚴毅，繩直準平。
- (2)虛明灑落，玉潔冰清。
- (3)休休樂善，燁燁春容。
- (4)溪鳴幽洞，草綠空庭。

這四則文字，把南冥生命中的陽剛之美(壯美)與陰柔之美(幽美)都表述出來了。

南冥另一門人鄭寒岡，兼師南冥與退溪。某年召對，君上問曰：爾師李滉、曹植，二人氣象學問何如？對曰：

李滉德器渾厚，踐履篤實，工夫純熟，階級分明。

曹植器局峻整，才氣豪邁，超然自得，特立獨行。(註二三)

據此答話，一個是沉潛篤厚，一個是高明峻整，各有氣象可觀。可謂嶺南雙璧，

一時瑜亮。論者或謂退溪與南冥互不相能，似乎與事實不甚相符。二賢之氣質性情自不同，故雖相知而未嘗見面。某年，朝廷薦舉遺逸之士，而南冥以超敘六品之官膺選（時已六十三歲，終未就官），退溪特致書為國家得賢賀，並自述生平與相慕之意，語詞肫懇。南冥先後答書，亦詞意殷厚。一則曰「平生景仰，有同山斗」，再則曰：「百年神交，直今違面。從今住世，應無幾矣。」南冥又說：人間無限不好事，皆不足介懷；唯獨二人不得相見，則是「第一含恨事也。」（註二四）據此，可知二人並無芥蒂，縱然氣味不相投，亦只是「君子和而不同」而已。百餘年後，趙綱重作南冥神道碑銘序，有云：

（南冥）先生人品甚高，器局峻整，識與不識，見先生莫不加敬。先生於人少許可，獨於退溪先生不以無一日雅為嫌，往復書牘甚數，必稱先生。後之論者，或以二先生不相能，異哉！（註二五）

趙氏的話，應該是持平之論。

二、雪月襟懷，江湖性氣

南冥集，言行總錄第一則云：先生氣宇清高，兩目炯耀，望之知其非塵世間人物。

寥寥數語，而南冥之「雪月襟懷，江湖性氣」，已和盤託出矣。「雪月」二字，先見於申松溪對南冥之品題。時南冥與三足堂金大有、松溪申季誠為友，松溪嘗有言曰：「三足有軒豁不拘底氣宇，南冥有雪天寒月底氣象。」（註二六）其後，金東岡撰南冥行狀，乃約松溪之句為「雪月襟懷」，又配以「江湖性氣」，藉此以表出南冥英豪隱逸之風標，可謂允當。其言曰：

雪月襟懷，江湖性氣。特立萬物之表，俯視一世之上。高識遠見，出於天資；臨機論事，發人意表。

天性慷慨，未嘗俯仰於人，常與學士大夫語及時政缺失，生靈困悴，未嘗不扼腕哽咽，或至流涕。聞者為之竦聽，其拳拳斯世如此。

然而由道守義，不肯自小以求用；安貧困窮，未嘗自屈以從俗。故與世長辭，巖穴終古。嗚呼，是孰使之然哉？然其所得於性分之內，而互萬古而不磨者，則不以用舍而加損也。（註二七）

這三段文字，都很好。第一段是對「雪天寒月」襟懷之描述。主要在指出南冥超

越物表的天資識見。第二段指出「江湖性氣」，實不同一般徜徉江湖、開散隱逸者流；而是熱情慷慨，拳拳斯世，故於時政得失，生民疾苦，莫不關切致意。第三段則更進一層，點出南冥心志之剛正與氣性之高傲。因為他是「由道而行」，「守義而為」，所以不肯「自小」以求用，不肯「自屈」以從俗。他之所以終老於巖穴，未能試其才能於廊廟，而使經綸之業「零落於煙霞」，其中實有「無可奈何」的限制。客觀地說，是「理與勢」未能相應而融通為用。所以雖有有心人為之推挽，而形格勢禁，才能之士仍然不能適得其用。主觀地說，則各人生命之奇特與性氣之殊異，也不免與世相違而難適世用。因此，「孰使之然哉」這樣的問話，幾乎是古今中外莫不皆然的。依筆者之默察，在這種「人生、世道」的關節上，還是儒家最為通達，是即所謂：性分之內，操之在己；性分之外，不必強求。人有得於己，「則性分之內而互萬古而不磨者」，自能常保不失。故「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註二八），而世間的功名利祿，自然也就「無所縈懷」了。

南冥的性情懷抱，大抵不脫「奇特」二字。行錄中有數則云：

愛人好士，不事表襮。開心坦懷，一見如舊。豪氣絕倫，議論凜然，儀表士林。至於鄙夫野人，皆知有南冥先生，而學士大夫，識與不識，稱先生者，必曰秋霜烈日云。（註二九）

「秋霜」肅殺，「烈日」酷炙，屬於剛直嚴毅的一面，而也正是生命的奇特。

長於譬喻，引物連類，明爽不凡，亦有英氣太露處，雜以諧謔嘲諷之言。（註三〇）

「英氣太露」而又能「雜以諧謔嘲諷」，可見南冥也自覺到自己的奇異殊特，而有意為自己的性氣作調適。

最喜讀柳（宗元）文，而力慕效之。雖就場屋，亦不肯看東人俗下文字。其為詩亦刻意摹古，晚歲嘗自言：吾學古文而不能成，退溪之文本是今文，然卻成熟。譬之我織錦而未成匹，難於世用；渠織絹成匹，而可用也。（註三一）

這幾句自述，亦顯示他孤介的性氣。唯年譜七十一歲下記載他正月聞退溪之訃，傷悼甚，流涕曰：「生同年，居同道（指慶尙道），未相見，豈非命耶？斯人云亡，吾其不久。」（註三二）乃於冊子書士喪禮節要以授門人。據此，可知南冥雖未與退溪見面，而心儀其人。故聞其訃，而有同道隨喪的感痛。越十四月，南冥亦卒。

三、嚴於出處，不肯苟從

據南冥集、別集卷二，言行總錄，有數則云：(註三三)

1. 先生深以出處爲君子之大節，泛觀古今人物，必先觀其出處，然後論其行事得失。
2. 先生嘗謂諸葛孔明爲昭烈三顧而出，欲爲於不可爲之時，未免有小用之憾。若終不爲昭烈起，寧老死於隆中，天下後世不知武侯事業，亦未爲不可矣。
3. 先生嘗語字顯：丈夫動止，重如山岳，壁立千仞，時至而伸，方做出許多事業，千鈞之弩，一發能碎萬重堅壁，固不爲鼷鼠發也。

南冥以出處爲君子之大節，而且口言之，身行之。故退溪亦稱「槿仲(南冥)合於君子出處之義」(註三四)。尤其第三則訓示門人金東岡數句，深合儒者之旨。唯第二則論諸葛武侯事，則與儒者精神尙有一間未達，須待商量。

南冥的意思，當然可以理解。道長存天地間，或隱或顯，或行或止，只是「道之用」方面的差異，對「道之體」而言，則實無增減。孟子也說過：「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註三五)某人雖「大行」得天下，而其「所性」則並無所增加；某人雖「窮居」陋巷，其「所性」也無所減損。因爲「性分」是定常的，永遠不變。但這個道理，是就「性」本身說，也即就「性之體」說。若轉到「性之用」、「道之用」來說，則性與道終須有發用，有表現，而且也應該有價值成果(無論是成己、或成物)之完成。這就是孔子爲什麼要「知其不可而爲之」(註三六)的真正原因了。

如果「知其不可」便「不爲」，那就成爲道家的態度。雖然「知其不可爲」，但既是「義之所當爲」，便「奮起而爲之」，這才是儒家的精神。東漢之末，天下大亂，分崩離析，人各自雄。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名爲漢臣，實爲漢賊。此時唯一能與曹氏爭鋒者，只有盤踞江東的孫權，但孫權志在據地自雄，根本無意「興復漢室」。在如此時勢之下，諸葛亮只好「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後來，由於劉備一而再、再而三的敦促，這才答應出山，矢志爲「興復漢室」作莊嚴的奮鬥。這一步決斷，完完全全是「從義」(由仁義行)，而且是「伸大義於天下」。後來他作「出師表」，有四句話最爲重要：

成敗利鈍，非所逆睹；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諸葛亮之所以為諸葛亮，正可從這十六個字看出來。而後二句尤足使諸葛亮與天地並存，與日月爭光。他並不能逆睹(預先看出)蜀漢的成敗或利鈍，他唯一可以操之在我的，只是「盡心盡力，直到老死而後止」的仁心悲情。南冥說武侯「為昭烈(劉備)三顧而出，欲為於不可為之時，未免有小用之憾。」南冥此一說法，其實並不能得諸葛之心。

諸葛亮不會「苟出」，也不會「小用」。他自貴自重，要做「天吏」(孟子語)以討有罪。蜀漢後主建興元年(曹魏篡漢之第四年)，曹魏方面的名流重臣(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尚書令陳群、太史令許芝等人)，對諸葛丞相發動密集的書信攻勢，勸諸葛亮以「舉國稱藩」的方式歸服於曹魏(以蜀漢做曹魏之藩國)，對這些「名為尊賢，實乃招降」的書信，諸葛亮概不回覆，而另撰一篇短文，公之天下。此文名曰「正議」(註三七)。其中有一句說到，蜀漢出兵乃為「興復漢室」，而「討伐曹魏」，乃是：

據正道而臨有罪！

蜀漢居於「正道」之位，故發動正義之師以誅討「有罪」(篡漢)的曹魏。此便是諸葛亮交託生命靈魂的所在。而「諸葛大名」之所以能「永垂宇宙」，亦以此故南冥曾對門人金東岡說：

吾平生有一大長處：抵死不肯苟從。汝尚識之。(註三八)

據此可知，南冥之「嚴於出處」而不輕易出仕，是他「自覺地要如此做」。他的心意，可以從他的「嚴光論」(註三九)看出來。南冥認為一個人「所挾者大」，則「所辦者重」。嚴子陵自託於漁釣，終不肯為漢屈者，豈非所挾者大而然乎！他又以伊尹、傅說為例，若使伊尹不遇成湯，則終死於有莘之野；使傅說不遇高宗，則終老於傅岩之野，必不可枉道而求合。同理，若使子陵遇成湯高宗之君，則又焉終老於岩穴為桐江一釣翁乎？最後，南冥作結語曰：

聖賢之心乎生民也，一也。而抑時有幸不幸也。

聖賢之心，皆常常繫念生民，但是否能夠得志行道，則有無可奈何之限制。所謂幸與不幸，即指此而言。據金東岡之記述，南冥當明廟時，累除不就，嘗上疏曰：

他日殿下致化於王道之域，則臣當執鞭於斯臺之末，竭其心膂以盡臣職，寧無事君之日乎！(註四〇)

據上所述，可以看出南冥之嚴於出處而高自位置。而就其生命性氣而言，則於豪情俠氣之中似乎又有道家虛靜自守的意味。這或者就是身後疏請入文廟而屢次受阻的癥結所在，也未可知。

肆、餘韻：鄭寒岡之孺慕與疏請從祀文廟事

上來已就南冥的「性理學說」及其「精神特徵」，略作論述。唯淺識不文，實不足以表彰此東國之英豪。在南冥門人中，鄭寒岡之性情文采，最足感人。南冥卒後，各地儒生紛紛疏請以南冥從祀文廟，其中以李薺所撰者為最足傳信於世。(李乃南冥再傳、寒岡之門人。此疏亦曾就正於寒岡。)在本文結束之前，特摘錄寒岡三度祭文(註四一)之警句，與李薺疏奏之後段(註四二)，錄列於此。有心人於吟哦興嗟之餘，其亦憤悱而有大感想乎！

鄭寒岡祭南冥先生文(當卒之年)

嗚呼！先生秉天地純剛之德，鍾河嶽清淑之精。才高一世，氣蓋千古。智足以通天下之變，勇足以奪三軍之帥。有泰山壁立之象，有鳳凰高翔之趣。璨璨如峰頭之玉，顛顛如水面之月。自我而觀之，宜其為振東方之豪傑矣。……

然世之知先生者既鮮，其自謂知之者，不過曰山林隱逸之流而已。而不知者，輒復詆訶，至有加以不遜之辭而無所忌憚焉。嘻！於先生卓卓之見，磊磊之節，欽欽之學，渾渾之量，彼烏可窺測其萬一？而於先生之德，亦何足為加損哉！

……

嗚呼！聞先生之喪，病臥支離，未即奔走；而遲遲一哭，尙在數月之後。香燭不文，言又不足以盡其區區。感念平生，悲愧來并。一觴奉訣，萬古心情。嗚呼哀哉！

再祭文(卒後四年)

昔日高堂，爛若日星；清通灑落，激發風霆。

今日空山，宿草飛螢……

頑質猶初，歲月摧零；言徒在耳，怵惕何寧！

撫省松楸，感想儀型……

三祭文(卒後三十四年)

泰山一頽，日月于荒；忽焉三紀，倏若電光。
既經離亂，觸目悲涼；人心一壞，世道堪傷。
盛德高風，愈久彌彰；有山峨峨，有水洋洋。
渺余小子，白首迷方；平生悔吝，回首心茫。
桑榆欲勵，志力不强；孤負厚望，愧汗沾裳。
宿草空山，古木蒼蒼；精爽如存，先生不亡。
退惟舊陪，感淚盈眶；潔誠爲羞，敬薦一觴。

李壽「疏請以南冥從祀文廟」奏議摘要

夫曹植之爲人，天資超邁，氣宇恢廓。端嚴方直，剛毅精敏。操履果確，動循繩墨。莊敬之心，恆存於中；怠慢之容，不形於外。聽雞晨興，正席尸坐，望之若圖形刻像。不由師承，而默契道體。學必以六經四書爲本，道必以周程張朱爲法。反躬體驗，腳踏實地。恐操存之少忽也，則揭聖賢遺像於座隅；慮省察之或怠也，則書敬義二字於壁上。亶亶觀省，終始無間。知之已精而益求其精，行之已力而益致其力。杜門開卷，神會心融。學記篇有其書，神明舍有其銘。至於天道天命造道入德之圖，亦無非教人爲學之方。其有功於斯文，實無愧於古之真儒。

三朝徵辟，一不就仕。其特立獨行之氣象，宜若一毫無意於世；而愛君憂國之誠，則眷眷焉不能忘焉。或時語及民國，未嘗不噓唏掩抑，以至嗚咽而流涕。救急二字之獻，時弊十條之陳，懇懇於辭謝之章，而又以明善誠身爲人主出治之本。而明善誠身以敬爲主，平生爲學用功，不出於敬之一字，亦可見矣。任道學之重，念君民之害，可謂並行不悖。而道不遇時，懷德遯世，茲豈非道之不幸也哉！

噫！領袖斯文，宗匠儒家。功光於吾道，澤及乎斯文。使人人知君臣父子之義旨，皆其力也。是以同時名儒成運題其墓曰：篤學力行，修道進德，亦可追配前賢，爲來世學者之宗師。運是清隱君子人也，一言足以取信百世。伏願殿下追念當時之所敬服，而釋然於臣等今日之言也。踐履之篤既如彼，啓迪之功又如此；其視或以一藝或以微功而得配者，豈不爲萬萬乎！

嗚呼！比年以來，人心不淑，士習益偷，不知道義之爲何物，學問之爲何事

，而惟浮薄是尚，偏私是事，此豈非去賢已遠，遺風餘韻之在人心目者，日就沉埋湮滅而然耶？臣等竊甚悲焉。

殿下及此時而特舉盛典，明示崇獎。聳一時之瞻聆，作萬世之楷範，則人有矜式，士知趨向，人心世道，不期正而自正矣。夫如是，則聖朝義理之學，如日中天，昭揭照耀。迷道者知所歸，而為善者有所勸矣。

誠願聖明，深燭此理，無所遲疑。敦崇儒之美意，廓重道之至誠。特命間世之真儒，俾享文廟之苾芬。以扶植斯文，以培養元氣，則士習正，風俗淳。道以之而凝，國以之而尊。

作者附識：本文將譯為韓文，編入韓國「南冥學研究論叢」第二輯。茲特以原文同時編入「東海哲學研究集刊」第一輯。

附 註

- 註 一、南冥集(韓國、亞細亞文化社影本，下同)，文集卷四，P134。
- 註 二、同上，P135，鄭蘊「學記跋」末之附語。
- 註 三、同注一。
- 註 四、南冥學研究論叢第一輯(1988.9.1，南冥學研究院出版)，裴宗鎬〈南冥聖學圖〉一文之第三節。
- 註 五、同上，P51至65。
- 註 六、增補退溪全書(成均館大學校、大東文化研究所影本)，冊一，P.195至211。
- 註 七、周子太極圖說之思理或語脈，與通書「動靜章第十六、理性命章第二十二、道章第六、聖學章第二十」等四章之意，實相承接。參閱蔡仁厚《宋明理學北宋篇》(台北、學生書局出版)，P.59至61。
- 註 八、同註4，金忠烈〈南冥學之要諦——敬義〉，P.67至114。
- 註 九、孟子、公孫丑上篇知言養氣章論及「不動心」時，有云「孟施舍之守氣，不如曾子之守約」。後來大學、中庸言「慎獨」，正承曾子「守約」之旨而來。

註十、見大學、誠意章。

註十一、南冥集，文集卷五，行狀，P.139，上欄。

註十二、南冥集，書後附鄭仁弘所作行狀，P.300，上欄。

註十三、南冥集，文集卷二，P.45，下欄。

註十四、南冥集，行狀，P.136，上欄。

註十五、同上，P.139，下欄。

註十六、同上，P.136，上欄。

註十七、同上，P.139，上欄至下欄。

註十八、南冥集，文集卷五，墓碣銘，P.143，下欄。

註十九、孟子，盡心下篇。

註二〇、中庸章句，首章。

註二一、自「天資英達」以下所引錄各句，皆見南冥集，墓碣銘，P.144，上欄。

註二二、南冥集，文集卷五，祭文(吳德溪作)，P.151至P.152。

註二三、南冥集，別集卷七，鄭寒岡行狀，P.253，上欄。

註二四、南冥集，文集卷二，答退溪書，P.30，上欄。又增補退溪全書，冊一，卷十，有「答曹樾仲」三書，P.282至284。

註二五、南冥集，文集卷五，神道碑銘之二，P.148。

註二六、同上，行錄，P.142，下欄。

註二七、同上，行狀，P.138，上欄。

註二八、論語，述而篇：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

註二九、南冥集，文集卷五，行錄，P.141，上欄。

註三〇、同上，下欄。

註三一、同上，P.141，上欄。

註三二、南冥集，別集卷一，年譜七十一歲下，P175，下欄。

註三三、同上，言行總錄，P181至182。

註三四、同上，文集卷五，許穆撰，神道碑銘之末，P147，上欄。

註三五、孟子，盡心上篇，二十一章。

註三六、論語，憲問篇：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註三七、諸葛亮集(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文集、卷一，P14、15。

註三八、南冥集，文集卷五，行錄，P.141，下欄。

註三九、文見南冥集，文集卷二，P.60，61。

註四〇、同上，別集卷二，言行總錄，P.181。

註四一、南冥集，文集卷五，祭文，P.152至154，又P.159，上下欄。

註四二、南冥集，別集卷一，年譜之末，P.178。